

● 郭米克 著

● LÜXUANWO
LÜXUANW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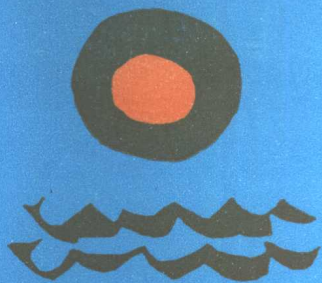
绿旋涡

●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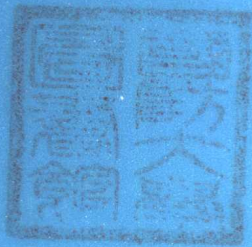
2 034 4742 1



绿旋涡

郭米克著

昆仑文学丛书 ● 昆仑出版社



• 昆仑文学丛书 •

绿 旋 涡

郭米克 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6³/₈·插页1·字数115,000

1987年8月第1版·198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80040-005-0/1·6

书号 10282·27 定价1.20元



曾经一百次地在梦想中把自己变成了别人。
但每一次醒来时又总会发现：我们还是我们自己。

郭志强

作者小传

郭米克，一九五五年生于北京。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入伍，在工程兵部队服役。后调入装甲兵政治部创作组。创作组整编解散后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他是从写散文开始业余文学创作的。一九八〇年，他写的报告文学《记住自己说过的话》曾获总政治部《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征文》奖。中篇小说《穿迷彩服的儿子在微笑》获一九八四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

序

刘方炜

我为什么不可以表达得更明确一些？

是的，我完全可以并且应该表达得更明确。

这本书的作者郭米克生于1955年7月，长我一岁另八个月。用通常的话说，我们都很年轻。虽然我们自己并不这样认为。

我们是同事。

象往常一样我们早晨八点在办公室见面，象往常一样我端杯茶走到他的办公桌前，边翻前一天的报纸，边聊点有刺激性的话题(请注意这是星期一)。当我的眼睛掠过《参考消息》第三版右上角的一个标题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话题变了。

我惊讶地抬起头来，我请他再说一遍。

我没有听错，他问我能否为他的第一个小说集作一个序。

我不得不归功于我这颗虽不美观但却反应迅捷的脑袋，它使我在一瞬间完成了惊愕、思索、选择、决定的一系列复杂过程。

我毫不犹豫地、更确切地说是急不可耐地答应下来。

说实话，这会儿我真佩服米克，他竟然有勇气放弃乃至轻视让那些大人物（我是说文学界的名人们）抚摸、栽培和提携一次的良机，要知道这种抚摸乃是无名之辈成为有名之辈的必由之路呀。

我答应为米克作序也算得上是一种勇敢行为，虽然我的这次勇敢是在米克的勇敢激发之下产生的。勇敢起来的我想，有谁比我更有资格为郭米克这个集子作序呢？抛开我们今年夏季在山西大同的彻夜长谈而获得的对于人生和艺术的同向思索不说，我们是同辈人，我们对于自己所执著的活儿都很诚实。诚实的同辈人之间不是更容易互相沟通么。

米克是这样一个人，热情、随和、幽默，陌生人和他很容易接近，但是除了爱他的妻子和了解他的朋友以外，和他在一起逗乐开心要贫嘴比和他在一起倾心相谈要容易得多。不过也是，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你要是对谁都那么推心置腹不留余地，你就非得倒楣不可。再说我凭什么非得要你理解才活得下去呢。所以我与米克认识很早，真正相互了解却是就近的事情。

象我们在大同凉爽的夜晚拥被长谈的时候一样，在米克的作品中，我再一次发现了他的真诚。

对于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来说，真诚——也许是一个最基本的心理要素了，读一件作品象结识一个人，只有真诚的心灵运动——真诚的人生体验和切肤的心灵感觉才能感动我们和征服我们，才能在此生发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之

美。古今中外——还用让我们再一一举例说明吗？

由此我想到了艺术界那些被成名欲所重重压抑着的人们，他们想尽千方百计以图使自己的作品感动读者、征服社会，进而获得那令人眩目的褒奖和荣耀，有的时候因为投合人们的某种特有的传统虚伪心理或是由于某些文坛要人以及评论界的浅薄而获得暂时的轰动和成功，但是接踵而来的便是淘汰和忘却。艺术殿堂之中永远没有位置为他们而设。他们可谓费尽心机。三十六计都已试过，而唯独没有想到真诚的价值。“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真诚之于我们的艺术创造的意义。

米克的小说作品不多，这个集子收入他的两个中篇，一篇是脱稿于1984年初的《穿迷彩服的儿子在微笑》，一篇是刚刚完成的还带着墨香的《绿漩涡》。

先谈谈“迷彩服”。

小说的背景是1979年在中越边境发生的那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位母亲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这位母亲的身份是民政局优抚科长，也就是专门做优抚军烈属工作的。这样似乎已经构成了小说主人公心理发展起伏的情节基础。但是让我们再往下看，这位母亲得不到失去儿子的证据，也就是说在现实中，她的儿子消失了而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她的儿子真正消失。一种战争中的特殊命运降临在她和她的儿子头上——失踪了。所以她失去了儿子却得不到其他的母亲们都得到的付出了儿子而赢得的尊敬和安

慰。没有人承认她作为母亲所做出的牺牲。并不是人们不愿意承认，而是一种社会惯例。而她作为这种承认权力所属部门的科长，在得不到承认的同时却还要硬撑着去承认别的做出了牺牲的母亲。

情节构架在一篇文学作品中的力量有时是巨大的，在这种充满了人生深刻的严峻性的情节构架之中，你可以去想象人物情感心理起伏发展的丰富层次，想象人物心灵宇宙的广袤和魅力。况且米克有一支感觉细腻的笔。

在这里米克构想情节的才力是毋庸置疑的。这显示了他对现实生活实体的深切关注以及升华开去的创造才华，并且还透穿着在坚硬的生存环境的块体下一种不可抑制的人道精神，这无疑是作者人格素质的部分显露。

请你还是去读他的小说吧，小说中人物情感在命运转折中的自然流动无疑要比我的叙述生动得多。不过我提请你注意，你不必为他的有力的情节构架所带来的沉重精神重压做太多的心理准备，因为善良的米克预先把这种无疑是属于真正的艺术享受的精神重压给消除了，他可能是太爱他的主人公，所以他不忍心使那位母亲陷入一种残忍的双重痛苦之中，他为这位母亲找到了儿子成为烈士而不是令人猜忌的失踪者的证据，你可以想象他的感情涌流（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是怎样迫使他改变了母亲的命运，使社会承认她付出的巨大牺牲，把那毒蛇咬啮般的痛苦从母亲心中铲除，使她得到安慰和心灵的宁静，使一群花芭般的孩子亲热地簇拥着她，听她自豪地讲关于她的英雄儿

子的故事。

说实话，我始终不明白米克为什么精心营造了一个艺术整体，然后再亲手搞点破坏。由此我想到了画蛇添足的成语。但米克绝不是因为自我欣赏才画上这个蛇足的。

可以这么说，人道精神的因素或多或少促使他创造了这个艺术品，又是同一种因素促使他破坏了这个艺术品的完整。我只能这么理解。

在小小的失望之后，让我们寄希望于《绿漩涡》。

我们很快就会发觉我们的希望是有根据的。

文字风格的变化让我们不说它了。《绿漩涡》比《迷彩服》小将近三岁。三年的时光会使我们改变很多，从外表到内心。三年前的米克真显得年轻，那时我们刚刚认识，一个很秀气的毛头小伙子，你说他十八、九岁我绝不会怀疑。现在的米克额头有很深的皱纹，要知道我们是在一起工作，我好象能够看到有一把斧头在他额上凿呀凿似的。我们谁都无法去阻拦那把斧头的工作，因为我们每个人额上都有这么一把锋利的斧头。所以文字风格的变化也是必然的，虽然在这方面我更喜欢《迷彩服》。它质朴而酣畅，一种纤细的酣畅。纤细在这儿是很本色的，由此它显得光彩熠熠。

但是这种我不怎么喜欢的节奏感极强的文字却有力地把我拖进“绿漩涡”了。这里要说明一句，我并不是说节奏感强的文字风格不好，只是我不喜欢这种文字风格。但是它很快也很有力地把我拖进由它组合成的世界中去，就说

明它是有活力的和成功的，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它。喜欢与不喜欢是每个人的自由，这是没有理由的，更没有什么好坏的标准。

进入“绿漩涡”之后，我们马上会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而又复杂的凝聚的生活实体之中。你不可摆脱，你别无选择，因为它是“绿漩涡”。

一个身为军事院校副连职教员的某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女婿，出于一些复杂的心理因素和内在欲望，在妻子临产之前通过岳父的权力范围自愿离开高雅（在我们这个社会甚至可以说是奢侈）的都市“上流”生活圈子，象一叶孤舟游入军队这条绿色河流里，并且很快地“下沉”到一个正在做演习准备的坦克连队。他的到来影响了连队军人的心理平衡。他莫名其妙地被敌视、冷落甚至是戏弄。对“上流”生活圈子的时时眷顾，对现实环境的恐惧和不可理解。自尊心与人格的严峻考验，是被“割断大筋”爬着回去，还是昂起头颅迎接不可知的巨大未来。他几乎是不可逆转地被卷入了命运的漩涡之中。

我们会发觉《绿漩涡》与《迷彩服》的不同。在这里情节构架的力量显得无足轻重了，重要的是人生本体的严酷性，是一种默默的力的角斗与抗争，是灵魂熬炼与不断选择的过程。人在这里不是受命运摆布的被动对象，而是与命运不断换位的对立的矛盾实体。在这儿一切都说不清楚，利用岳父“走后门”一方面固然是军人灵魂对将军荣耀的本能渴望，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勇敢地走向生活，而后一种

意识经过“绿漩涡”的磨砺愈来愈变为一个主体意识。抗争是因为恐惧。妥协是为了征服。这一切你都说不清楚。你能说清一个漩涡吗？

这里又出来一个不喜欢——我本能地不喜欢这位副司令员的女婿。这个不喜欢是有原因的，就因为他是干什么“女婿”。我对人的理解首先是这个人自身，自身的力量和自身的价值，而不是某种权势的傀儡。这个不喜欢是一开始产生的，但是我很快就发觉我的这个不喜欢太早了点，它来得并不是时候，或许它根本就不应该来。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出身于什么家庭，他有什么样的父亲和岳父并不是他能够选择的，他能够选择的是他自己，他是什么和他将要是么，他做一个独立价值上的人还是做一个权势的傀儡。《绿漩涡》主人公的经历也许就是听从某种神秘的命运召唤从一个权势的傀儡的模子中挣脱出来去做一个真正价值的人的过程吧。

由此我想到了《绿漩涡》的作者不要“大人物”的抚摸而让我这个不安份的家伙为他作序。这里面不是分明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么。

在同类主人公构成的小说作品中，不能不说《绿漩涡》是一部杰作，它高扬着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的精神与品格，它是一次灵魂的痛苦而坦荡的巡礼。这种巡礼是在严厉而真诚地反省自身的基础上产生，是一种对于生命价值的拷问与锻打。在情感的冲撞与感觉的躁动以后，它使我们不可摆脱地深深地反省自身，当然这已是文学以外的事情了。

我不愿意再继续喧宾夺主了，但愿在我恬噪的过程中不会对这两部作品审美价值有所损害。因为在我读过的东西中这种损害是时有发生。

每一次艺术创造活动都应是创造者本身的灵魂升华过程，文学的创造尤其是如此。《绿旋涡》的创造者显然比前《绿旋涡》的郭米克又在人生中悟到了更多和更有真正的生命价值的东西。

谁能预测他以后会悟到什么呢？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与这个集子无关的事情了。

1986年岁末匆于茅屋胡同

目 次

序.....	刘方炜
穿迷彩服的儿子在微笑.....	(1)
绿旋涡.....	(111)

穿迷彩服的儿子在微笑

1

好几次了——儿子穿着那身迷彩伪装服，冷丁从一簇树丛后冒出来，大声喊着：“妈妈，只要坦克一过界碑，遇到第一个绿色的邮筒，我就往里投一封给你的信！”有一次她甚至看见他冲进邮局，亲手发来电报：平安无事，马到成功……

她不愿相信那些是梦。从每个早晨开始她都在等待，翘首望着遥远的南方。

每当在报纸上、电视里看到那戴着三棱帽、穿着长筒靴的年轻人骄傲地站在炮塔上接受人们的欢迎，或是站在履带护板上躬腰接过车下献上来的一只彩色花环时，她心里都会产生一阵火热的骚动。是兴奋激动？是敬仰羡慕？还是嫉妒甚或不安？她说不清楚。

撤军已经近两个星期了。但是，亚昆没有来信。

她有多少回站在亚昆那张奇怪的照片前暗暗地问着：孩子，你该不会把妈妈忘了吧？

照片里的亚昆，只是默默地冲着她微笑。

儿子笑的时候，嘴角总爱微微向一边撇，有一只眼睛这时便会缩得很小。

“不要这样笑！”还在他小的时候她就纠正过他，这样笑好象看不起人！

尽管这样，亚昆的这个笑容还是年复一年地保存下来，随着他的长大、成熟——假如他真的成熟了的话——而变得含蓄、幽默，也带有几分让人感得到的热情和捉摸不透的揶揄，直到最后凝固在这张照片上。

他穿了一身花花绿绿的伪装服，变形迷彩，三色。如若不是脸上这熟见的笑容，连母亲也会把他误当成一丛树的。他从哪弄了这么一身奇怪的衣服？真的，据她所知，我军坦克兵是没有这种服装的，这种伪装服倒是在电视的国际新闻中常见，美国兵、阿拉伯兵、南非军人……好象国外的军队常穿。

他站在一簇浓密的树丛前。身影与树重合着，仔细看，才能见得清他是一手抚着移挂在前腹上的手枪套，一手掐腰。唯有那张脸是真切的，他就那么笑着，笑着，那笑里好象藏了好多好多话。

这是儿子在战前寄来的。收到当天，她就把他嵌入小镜框，与床头柜上丈夫廉佑民的照片摆在了一起，两个军人斜对着，如同两扇虚掩的门，似乎只要推开它们，便可走进她的内心世界一样。

那天女儿亚琼回来，连叫了两声“妈妈”也没人应，推开母亲的门一看，她就噘嘴了：“妈妈，你修炼什么呢，人家这么叫你都不答应！”

她向女儿招招手。亚琼一见照片就叫起来：“噢，威武浪漫的骑士！祝贺你，妈妈，又有了第二个英雄！”

她躲开女儿的手认真地说：“是一个，你哥哥现在还不能算。”

话这么说，但她在心底里已接受这个祝贺了。丈夫在朝鲜的雪地里爬了十天……儿子呢？他是在走向一个无雪的战场。他们出国都不是去访问。

儿子是作为一名车长带着一辆坦克去惩罚侵略者的，他的故事仅仅截止在坦克集结地域上，那张最后的纸片是这幅照片的说明词吗？

妈妈：

收到照片了吧？你看我能把自己伪装得多好！现在正在集结地域睡觉，车辆伪装了，全团宿营。睡在散热窗上，又格又紧张，睡不着。不知什么时候会进攻。我看见留守的文书找连长来了，干脆写几个字儿，请他帮我寄给你。

你猜我现在在想谁？想爸爸。爸爸已经去世五年了。我真想他。一想，心情又有些平静。原来儿子生活中的好多事注定要和父母经历的一样呢！

妈妈，连长送给我一个“舒拉”，我原准备